

从遥远的年代走到当下,昔日任何点滴的触动都有可能打翻人的记忆之船,或让人振奋,或让人伤感。从而看到生命的印记和自身存在的价值。我要说的是一盏马灯,今天的人们大概只有走进博物馆才能看到它。描述一下它:主体结构为铁质,圆形的底座,玻璃做的灯罩,用铁丝模竖固定着。底座上有可拧开的盖子,好灌煤油汽油,还有可以调大调小以及闭合的开关。这只是马灯中的一种,形形色色的马灯到底有多少种类,恐怕谁也难以理出个眉目,我说的只是我在昆仑山下某部队的军史展览馆看到的一种马灯,也就是60年前慕生忠将军当年挂在昆仑桥头的那盏马灯。

慕生忠将军被后人称为“青藏公路之父”。就是他在共和国建立不久,1954年之夏主动请缨,率领一支队伍苦战七个月零七天,在世界屋脊上修筑起了4000里青藏公路。那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只有10个工兵的工程连,加上临时征收来的2000个民工,1200把铁锹,1200把洋镐,300公斤炸药,10辆大卡车。这就是将军的这支队伍和全部家当。如果把他修筑青藏公路比作一本

胡须是人的体毛的一种,是男子的第二性征之一,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留胡须成了一种文化。欧洲人非常讲究胡须的式样,胡须和流行色一样,随文化、时尚及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曾经最流行的胡须式样有:下巴胡须(又称山羊胡须)、络腮胡须(大胡子)、三日胡须(留三天再剃)、亨利四世胡须(围满嘴巴的胡须)、马蹄形胡须、威廉皇帝胡须……有的人将下巴下面的长胡须编结起来,别出心裁。有个名叫汉斯·朗泽特的挪威人,当他于1927年在美国去世时,胡须长到了5.33

米。不同的人剃胡须的频率很不一样,从每天数次到每周数次不等。首先,胡须被看作力量的象征和男子与生俱来的装饰品,为此开发了许多养护胡须的方法,比如为了给胡须增光添彩,有人像对待头发那样,用胡须油替胡须上光。古埃及的法老均留一种“礼仪胡须”,用来象征“男性的绝对实力和地位”,但这种胡须的其中一部分是人造的,只有天然生长的部分是可剃的。在古代文化较为发达的社会中,胡须的式样体现出男人的社会等级和名望地位。

古希腊文化(从亚历山大大帝到奥古斯都这一历史时期发展起来的文化)中的胡须文化包含着留长须及剃胡须两个方面。日耳曼民族有个部族叫朗戈巴登,实为“长胡须”的意思。波斯人曾热衷于用金线交织胡须。十九世纪,欧洲兴起了蓄须高潮。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后,蓄须成为一种接近民众的象征,但同时也是激进主义的标记。知

识分子蓄须则表示对社会持批评态度和具有革命意识(如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尼采等)。我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堪称蓄须明志的典范,卓别林是梅兰芳的好友,梅兰芳的这一爱国义举通过卓别林的介绍而扬名世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曾经泛滥一时的胡子受到了冲击,为使士兵能快速戴上防毒面罩,尤其在军队中禁止蓄须。蓄须和剃须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来回反复折腾了好几个世纪,孰好孰坏,没有定论。今天,卫生专家终于站出来说话了,美国新泽西州一个研究所的研究指出,某些胡须里藏着和马桶一样多的细菌,这些细菌是哪里来的?首先是不少男子如厕后未注意彻底洗手,又喜欢常用手摸弄胡须,所以胡须里经常发现肠道细菌;其次是胡须上的食物残余未及时加以清除。总之,没有勤洗胡子。有句外国俗语:为皇帝的胡须争论不休——为琐碎小事作无谓争论。看来,是否蓄须、如何蓄须该好好想一想。

口号,迈着整齐的步伐,精神抖擞。一个个跳舞队伍,扇子舞、交谊舞、还有什么僵尸舞,有模有样。

最喜欢的健身队伍,是云龙湖畔的惠子健身队。那里的音乐很潮,从“骑马舞”到“小苹果”、从西部“恰恰”到南美“热舞”、从凤凰传奇的“绿军魂”到王蓉蓉的“小鸡小鸡”,什么流行跳什么。所以,广场舞不仅仅是大妈们的权利,也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那里的服装很艳,赤橙黄绿啥颜色都有,五十多岁的大妈

马灯里的昆仑桥

书,那么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盏马灯,充其量只是这部书里的一个标点符号。2009年的7月,我在昆仑山下某部队的军史展览室里看到这盏马灯时,它的浑身已经锈迹斑斑,底座也有几处凹陷。但是我仍然确信,一旦点燃灯捻,它还会光芒四射,犹如翅膀变换着各种光波的姿势,照亮在当年的天涯桥上……

新筑成的公路在亘古荒原上一公里一公里地向拉萨延展。修路进入昆仑山不久,一道无法通过的断崖挡住了筑路队伍前行的脚步。此处是达布增河和舒果勒河汇流后的出口,公路必经的地方。只见汹涌澎湃的激流,顺着山势直泻而下,蹦蹿出数尺高的排空巨浪,在两道石崖中间削出一条深不可测、上面宽约10米的石谷,谷底的水声发出撕人肝腑的吼声。架桥,必须在石谷上架一座桥,公路才可以跨过这道险崖!

作难的是,没有架桥的木料(那个年代使用水泥对于他们太遥远了)和工具。工具倒好说,铁

锹、十字镐和炸药,虽然简陋,总能作为。最要命的是用什么架桥?筑路队从兰州带来的一些红松木和杂木最长的只有9米,而石崖的宽度也是9米,木料根本够不着搭到对岸。将军下了死命令:石崖哪怕是一座碉堡,我们必须在三天内拿下它!

那一夜,星月全无,昆仑山的夜色很黑,好像过去从来没有这么黑过。雪上加霜的是天还变了脸,不紧不慢的雪粒在风里不安分守己地旋飞着,天地间一片混沌。没有电,挂在临时军用帐篷里的那盏马灯,已经添过三次油了,将军主持召开“神仙会”还在热热火火地进行着。战士、民工、技术员……你献计,他送策,一个又一个闪亮着普通人智慧的架桥方案,早就超过了马灯光焰的亮度。“神仙会”还迟迟没有结束。将军说:我们要拿出最省钱最能解我们燃眉之急的架桥方案,献给为难我们的昆仑山神……

第三天,这样一架桥就稳稳妥妥地飞跨在天涯岸上:在两岸斜坡的石壁上,各凿出一块与桥

面同样宽的平台,再给每个平台上凿出5个石窝,栽起5根木桩做顶柱。这样,顶柱上端就离开岸边1.5米左右,两边相加3米,原先9米宽的沟岸经过这一番炮制就缩短了3米,变成6米。然后,在立柱与岸壁之间的夹角里填满石头。9米长的松木就宽宽绰绰地搭在上面了。

这座桥诞生于1954年7月的一个黎明,慕生忠将军兴奋之极等不得天亮,他就举着马灯指挥一辆大卡车稳稳当当地过了桥。随后,他将马灯挂在桥头,当下就用随身带的钢笔在一页硬纸壳上写下三个字:天涯桥。那张硬纸壳在桥头贴了好些日子,白天在阳光下烁烁生辉,夜里将军让人把马灯挂在那里照亮三个字。他在召示什么还在炫耀什么?没有人去问他,他也不说。

两年后,陈毅元帅率领中央慰问团进藏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路过天涯桥。他听了慕生忠修桥的事情后,连说“神”!最后他给这座桥改了名字:“天之涯、海之角的形势已经成为过去,我看就叫昆仑桥吧”!

昆仑桥这三个字至今还刻在这座桥的桥头。据说,这三个字仍然出自慕生忠的手。

李先先生是事业有成的大忙人,平时很少碰到他。不料,日前,李先生居然在大楼过道上和我聊开了。我不解地问他:『今天怎么有空闲这么早就回家了?』原来他是看见小区门口告示栏里张贴的一张《燃气安全检查通知》,想到自己搬住这里已近十年,从来没有检查过家中的燃气管道和设备的安全,所以这次经和通知上写明的安检员电话联系,下决心请了这半天假。

李先先生告诉我,安检员的仪器在他家热水器

请这半天假,值得

约七年前的一个冬天,我的一位住在鲁班路的老同事就因为家中热水器燃气泄漏导致一家四口人死亡!确实,燃气泄漏造成的各种事故经常见诸于媒体,特别是每年的冬天更是事故高发期,轻的送医院抢救,重的死亡,甚至发生爆炸或者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事故。

由此,笔者在感谢上海大众燃气有限公司能为居民安全使用燃气做好未雨绸缪工作外,也希望我们燃气用户要珍惜这样的机会。特别是双职工,在燃气公司安排免费上门检查安全使用燃气的时段,请半天时间假,换个放心,换个安全!

笔者不由记起一件至今刻骨铭心的惨事:约七年前的一个冬天,我的一位住在鲁班路的老同事就因为家中热水器燃气泄漏导致一家四口人死亡!确实,燃气泄漏造成的各种事故经常见诸于媒体,特别是每年的冬天更是事故高发期,轻的送医院抢救,重的死亡,甚至发生爆炸或者造成群死群伤的

我还是一眼就看出这是蔗糖。“给买十块钱吧!”卖糖的阿姨掀开塑料纸,从中选出一块蔗糖,过秤后用保鲜袋装好递给我,付完钱我回到自己的车子里,把蔗糖掰成小块,与夫人小孩一齐分享,大家都说,味道实在太好。

父亲病重期间,食欲明显不如从前,吃什么都感到没有味道,我问父亲,我小时候吃的蔗糖你想吃吗?他点点头,当把蔗糖放进父亲嘴巴的时候,我分明看到他脸上流露出的幸福感。

回到上海后,姐姐在电话里告诉我,上次我给

刚开始跳,一个小时的动作,我总要停上两回,胳膊酸得抬不起来,腿踢不上去,腰硬得像个棒槌,很努力地做着却被队友们批为:偷懒,不用劲。一段时间后,动作流畅了,中间也不休息了。

健身的好处真是不练不知道,谁练谁得到。肩不痛了,脖子能拧了,腰也灵活了,浑身上下不再一动就“啪啪啪”像个生锈的机器人一样。现在在电脑前坐上一整天,一有腰酸背痛的兆头,立刻出去跳个

穿上街舞裤,再扎个马尾,从背后看那就是二八年华。每天穿什么衣服配什么色,都有人在群里发通知,统一的服装加上整齐的动作,煞是好看。

健身队的管理也很规范。来跳广场舞的人们越来越多,教练便把东边划为帅哥区,中间VIP区,西边是美女区。每个区前都有一名教练带操,保证动作的整齐合一。

面同样宽的平台,再给每个平台上凿出5个石窝,栽起5根木桩做顶柱。这样,顶柱上端就离开岸边1.5米左右,两边相加3米,原先9米宽的沟岸经过这一番炮制就缩短了3米,变成6米。然后,在立柱与岸壁之间的夹角里填满石头。9米长的松木就宽宽绰绰地搭在上面了。

这座桥诞生于1954年7月的一个黎明,慕生忠将军兴奋之极等不得天亮,他就举着马灯指挥一辆大卡车稳稳当当地过了桥。随后,他将马灯挂在桥头,当下就用随身带的钢笔在一页硬纸壳上写下三个字:天涯桥。那张硬纸壳在桥头贴了好些日子,白天在阳光下烁烁生辉,夜里将军让人把马灯挂在那里照亮三个字。他在召示什么还在炫耀什么?没有人去问他,他也不说。

两年后,陈毅元帅率领中央慰问团进藏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路过天涯桥。他听了慕生忠修桥的事情后,连说“神”!最后他给这座桥改了名字:“天之涯、海之角的形势已经成为过去,我看就叫昆仑桥吧”!

昆仑桥这三个字至今还刻在这座桥的桥头。据说,这三个字仍然出自慕生忠的手。

蔗糖的味道

我还是一眼就看出这是蔗糖。“给买十块钱吧!”卖糖的阿姨掀开塑料纸,从中选出一块蔗糖,过秤后用保鲜袋装好递给我,付完钱我回到自己的车子里,把蔗糖掰成小块,与夫人小孩一齐分享,大家都说,味道实在太好。

父亲病重期间,食欲明显不如从前,吃什么都感到没有味道,我问父亲,我小时候吃的蔗糖你想吃吗?他点点头,当把蔗糖放进父亲嘴巴的时候,我分明看到他脸上流露出的幸福感。

回到上海后,姐姐在电话里告诉我,上次我给

刚开始跳,一个小时的动作,我总要停上两回,胳膊酸得抬不起来,腿踢不上去,腰硬得像个棒槌,很努力地做着却被队友们批为:偷懒,不用劲。一段时间后,动作流畅了,中间也不休息了。

健身的好处真是不练不知道,谁练谁得到。肩不痛了,脖子能拧了,腰也灵活了,浑身上下不再一动就“啪啪啪”像个生锈的机器人一样。现在在电脑前坐上一整天,一有腰酸背痛的兆头,立刻出去跳个

穿上街舞裤,再扎个马尾,从背后看那就是二八年华。每天穿什么衣服配什么色,都有人在群里发通知,统一的服装加上整齐的动作,煞是好看。

健身队的管理也很规范。来跳广场舞的人们越来越多,教练便把东边划为帅哥区,中间VIP区,西边是美女区。每个区前都有一名教练带操,保证动作的整齐合一。



小时候,读狄更斯的《奥立佛》,又看电影《雾都孤儿》,大受感动。自以为理解了,其实,离理解远着呢。

近日,忽然大悟,对《奥立佛》的理解不期而至。悟在哪儿?悟在雾霾呀。生活在浓重雾霾里,裹着雾霾而动,闻着雾霾而静,那记忆里的英伦场景,忽然都不再有隔而生动,那记忆场景中人物的言行和心理,也顿时真实,如同切肤。

拜雾霾所赐哦!雾霾所赐还不止于这些呢,雾霾又把你的“猴年马月说”一把扯到我眼前。

十年前,不,二十年前,不,三十年前,有识之士对雾霾的预言何尝少过?何尝停止过?可谁信呢?斥之为危言耸听者有之,斥之为蛊惑人心者有之。雾霾制造者的灵魂被利益之火燃烧得烈焰熊熊,双目被利益熏得彤彤红。温和者也以为,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嘛,咸吃萝卜淡操心,想那么远干嘛?

雾霾恶梦说来就来了,猴年马月近在眼前呀!我要对雾霾制造者,不,一切作孽者说:猴年马月近在眼前呀,戳脊梁骨的日子,你看得见!

当初购房时,相中的是小区优越的环境。

十年过去了,小区的自然风光依旧,可放眼望去,赏心悦目的绿树草坪,早已被挨挨挤挤的私家车堵成了停车场!

小区的物业对此也十分烦恼,他们在路边的草坪上放了大石块,加了竹护栏,想要阻止车主的乱停车,可收效甚微。车主也有自己的理由:停车位不够,叫我怎么办?有人提出权宜之计,在路边的草坪用植草砖砌一条硬路肩,让车子一只“脚”搭上去停,可是,车子再增加怎么办?再说,所谓用了植草砖不影响绿化,这更像是在骗骗野人头。还有激进的提出,干脆把小区的小河填掉改停车场!这个提议立即引发公愤,把小河填掉,这不是奇谈怪论吗?现在提倡建设“海绵”城市,善待城市里本来就稀缺的植被和水系。如果这个小区除了高楼就是汽车,没有草、没有树、没有河、没有桥、没有鸟语和花香,还有谁愿意来住呢……

一场“草坪保卫战”还在继续。这个难解的结还真真是考验我们每个人的智慧。

父亲买的蔗糖已经吃完,根据父亲的意思,她又去买了一点。

看来,父亲也和我们一样,怀念儿时的蔗糖。蔗糖是传统的手工艺糖,成本低,加工简单,味道纯正,尽管缺少包装,缺少营销,但总算没有失传。我希望,蔗糖要一直保持着这份味道,千万不能因为追求效益而改变工艺,改变味道,如果那样,就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蔗糖了。

第二天又能精神百倍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我运动,我健康;我运动,我美丽。耶!”健身队每天锻炼完后都要这样喊一遍。

现在,每天不去跳个操,总觉得浑身不对劲,健身,现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心情不好的时候,出去健个身,放空大脑,什么也不想,挥挥胳膊动动腿,把烦恼狠狠踢开;心情好的时候,出去健个身,咚叭咚叭,释放快乐,绽放笑容,美丽世界。

蓄须不蓄须

陈钰鹏



知苑

新报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草坪保卫战

冯诗齐

冯诗齐

冯诗齐

冯诗齐

冯诗齐

冯诗齐

冯诗齐

冯诗齐